

这是我的第四本序跋集。

一个写作者,在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,写的序跋文字竟然可以编四本书,也许少见,但却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情。2020年,出版第三本序跋集《书卷的气息》时,我曾经在序文中重复第二本序跋集《头尾集》自序中的话:“编完这册序跋集,我心里产生的念头是:以后应该尽量少作序,尤其是勉强之序。这类书,在我一定是最最后一本。”这是我的由衷之言。但我却又一次失信于自己。不过事出有因,这些年,还在出一些新书,会为自己的这些新书写序,这些自序,都是谈创作甘苦的由衷之言。

顾炎武先生曾经说: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序”,这是一种讽刺。为他人作序,对于一个文人,必须慎重认真。我并非“好为人序”者,这些年,拒绝了很多求序者,但还是无法全部推辞求序的朋友和各方人士,又为各种图书写了一些序跋。这些为他人的序跋,其实也是我的读书体会。这些年,在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的间隙,写了不少和读书有关的文章,参加各种讨论文学、推广阅读的活动,并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,积累了不少有关读书的文字和言论。这些文字和言论,也都收在了这本书中。所以,严格地说,新

编的这本书,不能算是一本纯粹的序跋集,而是一本包括序跋在内的读书和写作的思考笔记。

二十多年前,很多人曾经为中国人的阅读状况担忧。在我们这个曾自诩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国度,读书

几乎成了被忽视被淡漠的事情。那时,中国人平均每年读书的数量,只有一些发达国家的

几十之一。2003年,我的好朋友朱永新在全国政协提案,建议在中国设立读书节,邀我和他一起联署。这个提案的初衷,是为了倡导重视读书,是为了引起中国人的警觉:不要忘记读书!当时,这还是一个微弱的声音。但这个建议,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认同。这些年,很多读书人在不断呼吁,很多有识之士在不断倡议。关于阅读的重要性,终于有了社会的共识。现在,“全民阅读”已经成为大家熟悉的一个名词。每个城市,每个社区,每个学校,都有了自己的读书节,到处可以听到关于读书的话题。阅读,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,成为一种自觉。

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,重新回顾这二十多年的阅读史,有欣慰的感觉。

(本文为赵丽宏著《阅读的自觉》自序,2025年11月出版)

灰豆爆赵州禅”。

此刻,合友接通电话,那端传来胡老师对我的问候。我要过手机,“大冷天的,好不容易合友送上门来,委屈他饭后再回啊。”合友跟您在一起,什么时候我都准假。”

前几日感冒,病中听于和伟唱《只字不提》,每多心动之句。“山外的山,我望不穿”,今日见合友,更应“青春风干好下酒”。

凡事有个缘起。合友得暇来访,缘于他新出版的诗集《近白堂集》。半月前,我在沧州与文兄陈鸿意小聚。鸿意兄平素写旧体诗,谈到读江合友的诗,胸襟开阔,气势磅礴,大家风范,赞叹有加。我欢喜地说:“回石门后,我给你讨本他签名的诗集!”

客居石门这数年,我生活在《半半歌》里,“看破浮生过半,半字受用无边”,“半贫半富半安足,半命半天半随缘”,“吾儿半能半拙,吾妻半朴半贤”,“心情半佛半仙,姓字半隐半显”……半梦半

在《林放不老》和《九六拾贝》两个报史展览上,先后展出了二十多位《新民报》老报人的手迹,可谓“群贤毕至”。但遗憾的是,缺了邓季惺的墨宝。

1937年6月,邓季惺在《新民报》最困难的时候加入,并任经理。当年,虽然《新民报》人才济济,但时人仍用“百剑相随惟一盾(邓)”来形容邓季惺的重要。

如此重要,如何能缺?

好在,现在网络上“故纸”交易颇为发达。未费太大周章,一封邓季惺的信,来到我的案头。信不长,照录如下:

智汉同志:

我于本月上旬来渝参加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,会议已于昨日圆满结束。开国36年来,新闻界还没开过这样一次会。既纪念了抗日战争的胜利,也总结和交流了经验。兹寄上铭德和我提交大会的一份材料,请阅后提些意见,以便增补、修改。新闻学会将把提交这次会议的文章编印成册。其中有一份介绍武汉大刚报和毛健吾同志的,是欧阳柏写的。待我回京后给你看。祝

笔健

邓季惺

85.10.16

收件人毛智汉,其父即信中提及的毛健吾,父子两代报人。毛健吾,1905年出生,江西省吉安市人,1937年11月,在郑州创办《大刚报》,任社长。毛智汉,1930年生,1949年4月参加革命,曾在北京《新民报》工作,后任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记者、编辑,北京市政协《文史

醒之间,常与合友诗酒茗烟,“又得浮生半日闲”。

古人说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。掐指算来,与合友已旬月未见,这岂非“浮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秋”?虽说“君来随君意,君走我不留”,既然来了,又焉能让他走!“人生无多余,岁寒两三分友”,知己多,珍惜眼前啊!否则“闲来念旧事,与谁饮新酒”?

“相见亦无事,不来忽忆君”。就像那歌中唱道:“风吹山丘,年华江流,山河无言如我只字不提的想念……”

内子说,厨中菜随时令,就有啥吃啥吧。酒是土酒,浅黄如春,菜肴四味,主客盈樽,“一举累十觞,十觞亦不醉”。

父亲的回信依旧简洁。他说:“爸爸支持你的决定。你想走的路,就大胆去走。”信纸的结尾,他依旧是说:“好好学习,保重身体。”那一刻,我坐在宿舍的床板上,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,仿佛所有的不安,都在这几行朴素的字里找到了答案。

后来,通信越来越便捷,电话、微信取代了书信,那些写满字的信纸,被我妥帖地收在一个木匣子里。偶尔翻出来,纸张已经泛黄,字迹却依旧清晰。二十多年的时光,仿佛就在这一封封书信里流淌,从青涩的大学时光到如今的不惑之年。

现在,我们一家三口在上海团聚,再也用不上书信来传递信息了。但我总觉得,那些尺素寸心,从未走远。它们藏在岁月的褶皱里,藏在每一次想家的夜里,温暖了我的岁岁年年。

每每拆阅来信,品读时,如同面对面侃侃而谈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飞鸿往来

责编:郭影

邓季惺的一封信

——报史拾贝之六

李天扬

资料选辑编辑部主任,《北京政协报》总编辑,《团结报》副总编辑等职。而邓季惺晚年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。邓毛二人交集颇多。

这里要说一说的是,是毛智汉供职的北京《新民报》和《北京日报》之间的关系。很少有人知道,《北京日报》是在北京《新民报》的基础上创办的,用的是《新民报》的社址、设备和部分采编人员。1952年4月,北京《新民报》由北京市委收购,作价二万元。5月,《北京日报》第一任总编辑周游带着报社筹备处全体工作人员,从苏州胡同125号,迁入西长安街72号的新民报社社址。他们一边接手《新民报》,一边开始《北京日报》试版。9月29日《新民报》终刊,10月1日,《北京日报》创刊。邓季惺被聘为顾问。

到写信的1985年,邓季惺和陈铭德都是全国记协的理事,她还担任首都女记协的名誉会长。信中提到的这个会议,全称很长:“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”,陈铭德和邓季惺向大会提交了《抗日战争前后的〈新民报〉》一文,此文印刷件附在信中,大大增加了信的史料价值。全文约8000字,分三个部分:一、在言论方针上,着重反映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,努力尽到人民喉舌的职责。二、版面内容和编辑

技巧,使群众喜闻乐见。三、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。这篇文章是极为重要的报史资料,可与陈邓二位1962年写的长文《〈新民报〉20年》参看。特别是第三部分,堪称邓季惺经营之道的自我总结,极为难得和宝贵。文章把《新民报》的成功经营经验分为四个部分:1.人力资源的开发:办好报纸首先要有的工作班子。2.严格执行财经制度。当时制定了财务、发行、广告、印刷制度,以及完整的会计制度和稽核制度。3.抓好发行和广告业务,开展印刷、出版等副业活动,做到以报养报。4.精打细算,厉行节约。虽然这些只是概念性的描述,却是一代报业经营先驱邓季惺的心血和心得。今天仍然值得《新民报》后认真学习。

毛智汉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最后一篇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篇恰是写邓季惺的。文章标题就叫《给邓季惺大姐拜年》,刊于1995年2月26日“夜光杯”。文章开门见山:“正月初四上午,我们几个在新民报工作过的老人——祝修林、王孚庆、金光群,还有我,相约到北京建国门外灵通观一处寓所向《新民报》创始人之一的邓季惺大姐拜年。”文章细细描写了客厅的陈设,并描述了89岁高龄的邓季惺的作息:“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,早餐晚饭后各小憩片刻,午饭后睡到下午3点左右起来,晚上12点多就寝,每天用在读报、看书、写信、接待来访的时间超过8小时,生活颇有规律。”据毛智汉描述,那天邓季惺“气色不错,记忆力好,思维敏捷”。

这是邓季惺的最后一个春节。

阅读:星火燎原

赵丽宏

几乎成了被忽视被淡漠的事情。那时,中国人平均每年读书的数量,只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十几之一。2003年,我的好朋友朱永新在全国政协提案,建议在中国设立读书节,邀我和他一起联署。这个提案的初衷,是为了倡导重视读书,是为了引起中国人的警觉:不要忘记读书!当时,这还是一个微弱的声音。但这个建议,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认同。这些年,很多读书人在不断呼吁,很多有识之士在不断倡议。关于阅读的重要性,终于有了社会的共识。现在,“全民阅读”已经成为大家熟悉的一个名词。每个城市,每个社区,每个学校,都有了自己的读书节,到处可以听到关于读书的话题。阅读,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,成为一种自觉。

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,重新回顾这二十多年的阅读史,有欣慰的感觉。

(本文为赵丽宏著《阅读的自觉》自序,2025年11月出版)

只字不提

马明博

名呢。”

胡豆,即蚕豆。一英中,或两豆(“母子安和”),或三豆(“连中三元”),或四豆(“四季平安”),寓意吉祥美好。“蚕、缠”谐音,有“缠绵”之意,胡豆又象征爱情甜蜜,天长地久。

佛教中国化,就像西域胡豆来到中国,变成了蚕豆。“蚕、禅”谐音,胡豆为人泼辣,幽默风趣,时有佳语,如净慧长老诗句“冷

灰豆爆赵州禅”。

此刻,合友接通电话,那端传来胡老师对我的问候。我要过手机,“大冷天的,好不容易合友送上门来,委屈他饭后再回啊。”合友跟您在一起,什么时候我都准假。”

前几日感冒,病中听于和伟唱《只字不提》,每多心动之句。“山外的山,我望不穿”,今日见合友,更应“青春风干好下酒”。

凡事有个缘起。合友得暇来访,缘于他新出版的诗集《近白堂集》。半月前,我在沧州与文兄陈鸿意小聚。鸿意兄平素写旧体诗,谈到读江合友的诗,胸襟开阔,气势磅礴,大家风范,赞叹有加。我欢喜地说:“回石门后,我给你讨本他签名的诗集!”

客居石门这数年,我生活在《半半歌》里,“看破浮生过半,半字受用无边”,“半贫半富半安足,半命半天半随缘”,“吾儿半能半拙,吾妻半朴半贤”,“心情半佛半仙,姓字半隐半显”……半梦半

着柴米油盐的温暖和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。

诸暨与上海,其实山水相依并不远,但通过写信、回信,从前慢,因为慢,这份牵挂得以具象化,成为那段读书期间的美好记忆。我在提笔写信的时候,仿佛能看見

顶着寒风,想见你一面

冬笋 (中国画) 忘川山人



二十多年前夏末的一天,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行驶,将我从诸暨载向千里之外的上海。我看着站台上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,渐渐成了一个模糊的墨点,最终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。那一刻,离愁别绪伴着车轮的节奏,在心头轻轻撞击。

大学的第一封家书,是晚自习时在教室里写的。刚开学的我描摹着新鲜的校园生活:图书馆里翻不完的书,食堂里两块五一份的葱油大排,还有早餐美味的烂糊面。步入大学的生活既带有新鲜感,又充满了挑战。甚至是寝室里同学相处的磨合情况,我在信纸上尽情地倾诉,写了一张又一张,塞进信封时,信封鼓鼓囊囊,但总觉得还有千言万语没说尽。回信来得不算快,要等上七八天。父亲的字不算好看,却一笔一画透着认真。信纸是薄薄的横条格式,他从不写华丽的辞藻,只会叮嘱几句“天冷加衣”“好好学习”,或者写些母亲又在忙着什么、唠叨什么的琐碎家常。他的文字里有



推杯换盏间,一时兴起,我与合友联句《滕王阁序》,他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我“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”……

虽说“半酒半诗堪避俗,半仙半佛好修心”,毕竟还在人间世里。于是,也间或有高谈阔论。现代性思想就像钟摆一样,在困境、出路之间,摇过来,荡过去……

饮至微醺,又移到书桌前。酒后咖啡,冲淡为美。合友惯于“独立苍茫自咏诗”,夜深时,也非“此身饮罢无归处”,诗人终究回他的“江湖”做梦去了。

收拾狼藉的桌面,眼前的茶盏、酒盅、咖啡杯,让人想到“酒是情绪,茶是态度”,不妨又加一句“咖啡是气质”。这三种饮品,已经渗透进人类精神的深处。

酒是情绪的出口,也是心事的容器。

醉里藏真心,醒后知冷暖。酒的烈性与柔和,开心时是酣畅的欢腾,低落时是无声的慰藉。

茶,壶中慢煮光阴,杯里淡看浮沉。好茶如君子,往往耐泡、耐品。茶汤由浓到淡,终至清然若水,饮茶者无非三事:拿起,放下。

咖啡的气质,藏在苦与醇里。浓醇里见克制,苦涩后有回甘。这略显苦涩的咖啡,何尝不是品饮者享有的清醒?

阿珍是一名公厕保洁员,六十岁开外,身上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。她双手粗糙,布满破裂的纹路。她和丈夫从河南信阳来到杭州,想多做些工作,贴补家用。

这是一座三星级公厕,坐落在湿地公园边的绿道旁,紧邻大学城。人来人往,给公厕的保洁工作添了不少压力。公厕主体建筑分三部分:中间是如厕区,两侧是管理房和工具间。里面装了空调,洗手间冷热水齐全,备着面巾纸、洗手液和烘干机。这里成了阿珍的半个家。

那天,阿珍正在厕所外的空地上,小心翼翼地把大桶的洗厕液分装到塑料瓶里。我走过去,一边看,一边和她聊起来。“我和老伴三年前来这儿做保洁。”阿珍见我拿着手机拍墙上的制度,以为我是管理人员,语气诚恳地说道。

“你们现在工资怎么样?”我轻声问。“我3200,老伴3700。”她顿了顿,又说,“我们都在这儿,省钱了。所以……我还想再干两三年。您要是方便,能不能帮我们捎句话?我家……情况有点特殊。”她的话里带着恳求,也藏着无奈。

阿珍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。她有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。一个女儿在附近社区成了家,另一个留在老家,儿子在工地打工。前年夏季的一天,儿子干完活儿跟着三个工友去附近水塘洗澡,不幸溺水身亡,才三十岁出头。老板说这不属于工伤,公司出于人道,安排了后事。儿子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,由阿珍和老伴抚养。听到这里,我眼眶有些发酸,既为她家的不幸难过,也理解了她为什么如此珍惜这份工作!

我试着转移话题,缓和一下气氛:“你们在这儿,早晚环境安全吗?”“挺安全的。”阿珍点点头,想了想,又轻声说起几件事。“有一次,一位老人家上厕所,不小心把手机掉进马桶里了。我正在搞卫生,听见她惊叫,赶紧帮她捞起来。后来她女儿还特意来谢我。”

“还有一回,一个打工的累了,躺在走廊长凳上休息,走时掉了一百块钱。我捡到后赶紧追上去还他,他感激得直说谢谢!”“最吓人的是去年傍晚,一个年轻姑娘把手机放在堤岸上,往河里走。我赶紧喊她别做傻事!可她越走越远,水都淹到脖子了。我一边打电话报警,一边继续喊她。也许是她的喊声让她醒了神,她终于停住了……幸好警察及时赶到,把她救上来了。我两条腿抖得站不稳,想想真是后怕。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是没了,她爹妈该怎么活啊……”我静静地听着,心里被什么触动了。阿珍自己刚经历过丧子之痛,却仍愿用尽全力去拉住一个陌生的生命。那一声呼喊,不只是劝阻,更是一位母亲本能的疼惜!

临走时,阿珍又提起工作的事。我告诉她,我认识这一带负责环境卫生的人,会试着把她的情况和愿望传达上去。我也叮嘱她,要多保重身体,日子再难,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

我不确定能否帮到她——续聘毕竟要遵照相关制度。好人该有一生平安!但愿阿珍能如愿以偿。

阿珍的故事

江跃良